

百人百部



雲南文庫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东巴神话研究

白庚胜/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东巴神话研究

白庚胜/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东巴神话研究/白庚胜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2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ISBN 978 - 7 - 5482 - 1150 - 1

I. ①东… II. ①白… III. ①纳西族—神话—研究—
云南省 IV. ①B9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0715 号

责任编辑: 刘 焰

装帧设计: 刘 雨 王睿韬

责任印制: 张爱成

书 名	东巴神话研究
作 者	白庚胜 著
出 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650091)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电 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0871 - 4113185
网 址	http://www.ynup.com www.ynpph.com.cn
E - mail	market@ynup.com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2.375
字 数	526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1150 - 1
定 价	90.00 元

作者小传

白庚胜，男，纳西族，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民族文学系教授。1957年2月生于云南省丽江。1980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并就职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先后任党委委员、副所长，兼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秘书长、理事长、党组书记。1987年至1999年，先后两次公派赴日本大阪大学、筑波大学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7年，在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获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民俗学博士后研究。2001年至2011年，在中国文联工作，先后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分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后赴云南省政府任副秘书长。2011年10月起，调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先后发表论文及一般文章、译文500多篇；先后出版专著、译著、编著近40部；先后主编丛书19种及论集10多种；先后赴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法国、瑞典、日本、马来西亚、澳洲、新西兰、韩国、朝鲜、肯尼亚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作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近20次；共主持国际学术活动5项、国家重大学术课题6项；获国内外学术奖项10余个。目前，兼任国际萨满学会副主席、国际纳西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作口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云南文库》编辑说明

《云南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编辑出版《云南文库》是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是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是树立云南文化形象、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有共性，还有很强的地域性。一国有一国之学术，一方有一方之学术。学术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云南虽地处边疆，仍不乏丰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尤其明清以来，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臻密切，省外名宿大儒进入云南的代不乏人，而云南的文人学士也多有游宦中原者。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云南的文化学术遂结出累累硕果，文化名人辈出，如杨慎、李贽、李元阳、师范、王崧、方玉润、许印芳等，其总体集中性的代表成果是《滇系》和《云南备征志》。至清末，云南学子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成为云南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改造社会和推进云南文化学术发展的中坚。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云南的学术成果并未为内地所认知。更有甚者，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在全国征集历代遗书，云南巡抚李右江得到云南先贤的著述，但害怕其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内容，竟私藏起来不上报，使得《四库全书》仅从它处收录了3种云南人著述，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辛亥革命后，云南学人痛感地方文化学术之不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由云龙、周钟岳、李根源、方树梅、秦光玉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云南学者倾力收集整理云南文献，于1914年至1923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初编，共152种1064卷，及不分卷者47册；1923年至1940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二编，共69种133卷。另编定31种待刻，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云南丛书》的编辑刻印工作中止。历时26年编刻的《云南丛书》把保存下来的历代云南重要地方文献网罗殆尽，是云南有史以来地方文化的一次最系统的总结，对云南的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术创新的根基是学术积淀和传承。从编辑刻印《云南丛书》之时

算起至今，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云南的学者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为云南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今天，文化建设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整理和出版云南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是继承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我们才看得更远，走得更实。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云南文库》的初衷。

比之编刻《云南丛书》的时代，云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不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边疆省份，而是成为了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云南的文化创造力也大大发展了，学者力量的壮大、学术成果的丰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云南文库》不可能像当年《云南丛书》一样收录所有的文献资料，只可能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精，尽可能地把最能体现云南学术文化水平和云南学术特色的成果收录进来，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和传承文化，弘扬学术，促进今日云南文化学术的建设与繁荣之目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云南文库》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云南文库·学术大家文丛》，收录云南学术大家的作品。

二是《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出生的云南学术名家的作品。

三是《云南文库·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的优秀作品。

我们将使《云南文库》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不断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云南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云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1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总 论	1
第一节 纳西族历史文化概说	2
第二节 东巴神话述略	17
第二章 神灵体系	35
第一节 神灵及其体系的产生形成	35
第二节 神灵体系分析	48
第三章 内容研究	97
第一节 自然神话	100
第二节 社会神话	120
第四章 时间研究	177
第一节 自然时间	177
第二节 社会时间	187
第三节 人生时间	192
第四节 神圣时间	196
第五节 时间的超越	199

第五章 空间研究	201
第一节 空间观念缘起	201
第二节 宇宙原态	203
第三节 纵向空间结构	206
第四节 横向空间结构	213
第五节 交界及其沟通	225
第六章 类型研究	229
第一节 卵生型	229
第二节 难题求婚型	239
第三节 兄妹相奸型	244
第四节 死体化生型	248
第五节 天柱型	255
第六节 谱系型	259
第七章 形象比较研究	263
第一节 优玛与威尔玛	263
第二节 神猴与哈努曼	268
第三节 丁巴什罗与登巴喜饶	274
第四节 董神色神与梵天	279
第五节 署与那伽	284
第六节 休曲与鹏鸟	293
第八章 关系研究	299
第一节 东巴神话与宗教	299



第二节 东巴神话与口头文学	328
第九章 象征研究（一）	346
第一节 神龟象征及其比较	346
第二节 神山象征及其比较	363
第三节 神树象征及其比较	388
第四节 神石象征及其比较	418
第十章 象征研究（二）	448
第一节 眼睛象征及其比较	448
第二节 神海象征及其比较	457
第三节 色彩象征及其比较	468
第四节 桥象征及其比较	486
参考文献	497
后 记	505



第一章 总 论

长期以来，国际上盛行所谓的“中国神话贫乏论”。仅就汉族而言，此论似不无某些道理。由于早熟，还在很早的时代，汉文化便逐渐远离了神话的思维方式与艺术表现方式，不断向着哲学化与历史化的方向前进，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人治社会，并拥有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和伦理秩序。于是，造成了汉民族比之神功更重人为、比之虚幻更务实际的文化气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政治、军事上的群雄逐鹿、争夺霸业，中原大地上诸子并起、百家争鸣，人本主义思想滥觞，神话存在发展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遭到毁灭性的冲击，使残存的上古神话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加工乃至批判，致使有的神话历史化，有的神话寓言化，有的神话则被完全废弃。

然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汉族以外的 55 个少数民族时，便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神话不但不贫乏，而且还丰富多彩，光怪陆离，堪称世界神话之最！无论是东北、西北、东南等地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诸民族的神话，还是西南、中南地区汉藏语系、孟高棉语族诸民族的神话，其数量、质量、品种都足以与希腊罗马神话相媲美。在横断山脉深处的玉龙山下，就沉睡着一个神话世界——东巴神话。

东巴神话，即保存于纳西族东巴教中的神话。其讲传者为东巴教祭司“东巴”，其载体为东巴教经典“东巴经”，其记录符号为古老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其语言形式为韵文体，其传承授受全部在神坛道场进行。就内容而言，它既有泛灵论的玄秘、图腾崇拜的原始，又有创造天地的恢宏、争夺日月的浪漫；慷慨悲歌相闻于人类同大自然所进行的殊死搏斗，金戈铁马跃动在血染的河山；远古人类对宇宙及生命的深沉思考，潜流于荒诞的表象之下，纳西民族丰富的生产知识及生活经验，积淀于鬼神世界的底层。虚幻而又现实，神奇而又瑰丽，动人的艺术魅力与强烈的实用功能相交织，这便是



东巴神话的基本特色。

东巴神话结构庞大，1400多种东巴经典几乎都是神话著作；众多的神灵及完整的神灵体系，是东巴神话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重要标志；系统的神话时间及神话空间表现传统的形成，表明东巴神话正在迈向哲学的圣殿；独特的象征系统，意味着东巴神话是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并由此发展繁荣起来的；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文化环境所决定，东巴神话明显受到我国昆仑神话及喜马拉雅神话（即印藏神话）的浸润，成为我国神话宝库中珍贵的遗产。要充分认识东巴神话的深刻内涵以及它在中国神话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便不能不首先从了解纳西族及其文化的一般情况开始，因为神话不过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对东巴神话作纵横交错、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

第一节 纳西族历史文化概说

纳西族，据2006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现有人口30万，分布于我国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区相交汇的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维西、德钦、昌都、兰坪、鹤庆、剑川、永胜、宁蒗、盐源、盐边、木里等地区。其中，云南省丽江市（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与古城区）为其主要聚居区。

这一地区，位于横断山脉深处。贡嘎山、哈巴雪山、梅里雪山、玉龙雪山等纵横绵亘，使四宇一片晶然，寒气森森；澜沧江、怒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川流恣肆盘曲，既将地表切割得零星碎散，又将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连成一片。雪域高原日照充沛，草木荣茂，为饲养牲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河谷平坝气候温暖，雨水丰沛，极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分布于不同海拔高度的人类群体呈现出生产形态及社会形态上的明显差异，同时又形成互相之间的补充与依赖。各个区域之间山阻水隔，虽适于不同文化集团的基本生存，但不便进行互相间的交通、交流；同一民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族内部，虽共饮一江之水，亦表现出语言、习俗方面的显著区别，难以构建规模巨大的社会组织。

1964年及1972年，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云南省丽江市漾西木家桥等地发掘到晚期智人化石以及有关的骨器、石器，探明早在三万至五万年之前就已经有古人类生息在玉龙山下，揭开了六江流域土著文化的帷幕。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各个纳西族居住区内还源源不断出土了一批批旧石器、新石器、红铜器、青铜器、铁器、石棺葬，充分显示出这种土著文化的源远流长。

无疑，光辉灿烂的纳西文化显然是对六江流域土著文化的忠实继承以及创新发展。不过，纳西族的主要部分当源自远古时代生活于河、湟地区的羌人，其直接祖先为“牦牛夷”。故，纳西文化中包含有游牧文化的因素。有关“牦牛夷”的记载，见于《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牦）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当时的川西地区还设置有主要居民为牦牛夷的旄牛县、①旄牛道②等。

关于牦牛夷与羌人的关系，《后汉书》卷87中有明确记载：“羌无弋爰剑者，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这段文字表明：①牦牛夷即“牦牛种”，为羌人之一部分，具体属越嶲羌；②牦牛夷从羌人集团分离出的时间约在战国时代，其直接原因为中原政治势力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③羌人在未实现大分离之前活动于西北草原，从事游牧狩猎：“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狩猎为事。”③

① 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同上。

③ 《后汉书》卷77，中华书局1965年版。



在中国民族史上，羌人的来源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是土生土长的游牧民，还是来自更遥远地区的移民？或是古老的元谋人的后裔？从作为其嫡系的藏缅语族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基本因素及体质考察，羌人的祖先很可能是近东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败北者。由于两河流域农业国家在 7000 多年前得到建立，迫使曾经盛极一时的、作为游牧民族的羌人祖先只好逃离故土，沿着中亚细亚与东亚大陆连接地带的地理缝隙不断东进，并于 4000 多年前抵达昆仑山周边地区，参与时正值夏王朝崛起于中原大地，另一部分羌人驻足不前，逡巡于河湟地区，不断重复着各个部族间时而厮杀械斗、时而结盟统一的历史。公元前 17 世纪，夏朝式微，遂有商汤革命、废夏立商。对此，相传羌人有会盟相助之功。在殷商历时 600 多年的统治期内，羌人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相互消长的关系：中原变化，则乘虚而深入其腹地；中原安定，则徘徊于西北草滩。牧野之战，武王伐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周王朝宣告成立。羌人在周代一直积蓄力量于西北地区、并与周人时战时和，不一而足。

春秋战国时代，周室失控，引发中原地区群雄逐鹿、天下大乱。此时，匈奴等新兴游牧民族出现在北方草原，使羌人欲进不能、欲退不得，还常常受到某些中原政治势力的进剿，只好向地势险要、山川交错的西南方向寻找生路。由于不是有计划的迁徙，羌人各部族进入西南山地的时间并不相同，所抵达的距离也不一致。更兼抵达地区早有土著文化存在，从西北大草原迁入西南山地的各个羌人部族便开始独立发展自己的文化，并逐渐形成众多的民族。纳西族便是其中之一。

在两汉之际，现今藏缅语族，尤其是其中的彝语支各民族的分化似乎还不太显著。这一点，可以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的《白狼歌》中得到证明。东汉永平年间（58—75 年），曾有越嶲羌白狼部落首领唐菽“慕化归义，作诗三章”，即《白狼歌》，以表达对汉王朝的臣服之心及永远和好的愿望。这首诗后被一位名叫田恭的官员“译其语词”，并与从事史李陵一道护送至洛阳。对于这首共 44 句 176 字、夷汉双语并记的诗歌，近人多有研究。就所记夷语而言，方国瑜先生以为是纳西古语，王静如先生以为是西夏语，丁文江先生以为是彝语，陈宗祥先生以为是普米语，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藏语或傈僳语。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分歧，盖由于藏缅语族，尤其



是彝语支民族在当时分化尚不显著所致。对此，方国瑜先生曾指出：“不惟罗罗、西藏、西夏，即西番、栗粟诸族之语言，亦自与白狼歌相同与相近。此诸族为羌种，麽些（纳西）为羌种亦得到语言学上之证明。”^①

晋代，纳西族被称做“摩沙”。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述曰：“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在此之后，“摩沙”又写做“摩挲”、“么些”、“磨些”、“摩西”等。据考证，“摩沙”或“摩挲”等，即是《后汉书》中的“旄牛（夷）”。《续后汉书》载云：“定笮、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产盐、铁、漆，而夷徼盗据专利。嶷即帅所领夺取，置长吏焉。嶷之至定笮，定笮豪帅狼岑盘木王舅，素为蛮夷所信服，忿嶷见侵，不肯自诣。嶷使壮士数千直往。捕至，笞杀之而还其尸，原赐种类。”^②这里所说的狼岑盘木王舅，也就是《华阳国志》中的摩沙夷首领狼岑盘木王舅。在另外一些史书中，常常将狼岑盘木王舅换称为牦牛夷首领或摩沙夷首领。

自秦汉至魏晋，纳西族先民摩沙夷一直以大渡河及雅砻江流域作为主要活动空间。他们在生产形态上，除传统的畜牧业外，兼营粗放的游耕；在经济上，主要经营铁、漆、盐、铜、畜产品、药材，并与蜀地保持着密切的商贸交流；在政治上，由于汉王朝的不断攻伐或安抚，他们已置于中央政权的遥控之下，并且，在本集团内部已经出现规模较大的部落联盟，产生了像狼岑盘木王舅、白狼王唐鼓这样“素为夷人所信服”的豪帅——酋长；在宗教方面，草原游牧时代即已粗具规模的巫术信仰更加繁盛，泛神论、自然崇拜、精灵崇拜、图腾崇拜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支柱。东巴教的信仰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对与纳西族先民“摩沙”人同属羌人后裔的“昆”人、“叟”人当时的宗教情况作过如下记述：“夷中有桀默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想来纳西族先民“摩沙夷”的情况亦不会与之相去太远，因为“桀默能言议”、“论议好譬喻物”等，正是纳西族东

① 方国瑜：《麽些民族考》，载《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号。

② 肖常：《续后汉书》卷15《张嶷传》，清同治年间师古山房重刻本。



巴教之东巴以及东巴经典的基本特点。所谓“夷经”，乃或就是东巴教中的口诵经之属。

唐初，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繁荣，中央王朝复经略西南地区。在此背景下，一部分纳西族先民在泥月乌的率领下攻占了“番人”世居之地——现今的云南省宁蒗县永宁坝，成为现今纳西族支系纳日人的直接祖先；另一部仍留守雅砻江及大渡河两岸；还有一部分在叶古年的指挥下跨过金沙江，逐泐繛蛮移住现今的云南省丽江市。其最前锋直指现今的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在那里建立了著名的越析诏国：“越析诏，波冲主国。亦称么些诏，又号花马国，居雋州。”^① 这样，唐代的纳西族社会便出现了多中心并行发展的局面：第一个中心在川西南故地；第二个中心在永宁；第三个中心在丽江；第四个中心在宾川。由于周边的民族关系以及本民族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等原因，纳西族社会最终未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现今纳西族各个支系的语言、服饰、建筑、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性就是以此为起点而产生的。

在唐代，与纳西族先民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大政治势力分别是南诏与吐蕃。南诏是一个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建立起来仿唐式奴隶制国家，其居民主要是作为彝族祖先的“乌蛮”与作为白族祖先的“白蛮”。它的崛起，不但成功地遏制了纳西族先民的继续南下，而且将纳西族先民所建立的越析诏容纳入六诏联盟体制之中加以掣肘。一旦条件成熟，南诏还彻底击破越析诏，“不费一矢，坐得花马之地”，迫使波冲王之侄于赠“携家众出走，东北渡泸水，邑于龙佉河”^②。为了根除隐患，南诏王阁罗凤继续穷追猛打，令于赠“投泸而死”，恢复了对洱海周边地区的有效控制。

从表面看，南诏对越析诏的用兵仅仅出于白蛮首领张寻求于开元年间私通波冲王之妻而致杀事件。事实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以纳西族先民“磨些人”为代表的畜牧文化与南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当时的越析诏国在南诏六诏联盟中“地最广，兵最强，素为南诏畏忌”^③。即，“磨些

① 樊绰著，赵吕甫校译：《云南志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同上。

③ 诸葛元声：《滇史》卷4，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刻本。

人”的步步南下与越析诏国的过于强大，早已引起南诏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对于越析诏国的讨伐，不过是有无借口以及或迟或早罢了。越析诏的“其兴也疾，其亡也忽”，表现出纳西族先民“磨些人”虽能凭借武力逞雄于一时，却对平地农耕生活缺乏适应性，难以在新占领的土地上长治久安。一有风吹草动，只能落得被弑主失地的下场。这也是游牧文化脆弱性之具体体现。此后，由于越析诏的灭亡，巨津便成为纳西族先民在金沙江以南地区所建立的唯一据点：“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这里的“铁桥上下”，指的是现今云南省丽江玉龙县巨甸等地，其迤西及迤北是当时吐蕃王朝的统治区。

吐蕃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一部分为自古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原住民，另一部分为羌人支系“发羌”，还有一部分为藏族形成过程中，或在建立吐蕃王朝之后被征服的周边民族。在唐代，吐蕃与唐王朝及南诏相对峙，其势力范围极大：“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姚、洮，东至成都，抵剑南西界、么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①由于纳西族先民所居住的“铁桥上下”及“大渡水西南”为南诏与吐蕃的交界地带，这两个政治势力在此进行了长期的割据。如，贞元三年（787年），异牟寻攻吐蕃；贞元九年（793年）正月，异牟寻复“袭击吐蕃，战于神川。断铁桥，取十六城，俘其五王，降众十余万，获军资甲仗无际”^②；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异牟寻用军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大笼官以下投水死者以万计……”^③贞元十五年（799年），异牟寻“从韦皋再败吐蕃于铁桥”^④。当然，二者也有和好的时候。如，永泰四年五月，就有南诏官员张镒与吐蕃之尚结赞盟誓于滇水之盛事。

在此背景下，纳西族先民饱经战争的创伤，只能在藏、白、汉三大政治势力之间忙于周旋，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时而称臣于吐蕃，时而结好于南诏，既使纳西文化的有机性、灵活性与坚韧性得到塑造，也造成了民族精神长期受压抑，甚至在政治上长期丧失了独立性。尽管这样，当时的纳西族先

① 《新唐书》卷261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杨慎：《南诏野史》卷上，云南书局1880年刻本。

③ 樊绰著，赵吕甫校译：《云南志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 《旧唐书》卷146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民仍得到南诏文化与吐蕃文化的哺育，这在宗教上表现尤为明显。

一般认为，纳西族宗教东巴教成形于唐代，发展于宋代，繁荣于元明，衰落於清末及民国。东巴教为何形成于唐代呢？其直接原因是当时在吐蕃境内曾发生本教与佛教的尖锐冲突，败北之后的本教徒鸟兽四散。其中一部分逃至纳西族居住区，使本教有机会与纳西族先民固有的原始信仰相结合，孕育了东巴教及其文化之雏形。

纳西族接受佛教的影响始于唐代。首先，传至纳西族地区的本教已经不是其原生形态，而是兼容有佛教因素的次生形态。因此，接受本教影响也就意味着间接地接受佛教的洗礼。另外，每当吐蕃征服纳西族地区，都不遗余力地传播佛教，令纳西族先民在宗教上与自己认同。就南诏而言，佛教是其国教，在其统治纳西族地区之际，曾建佛教寺庙于玉龙山下。这一切使东巴教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佛教的影响。

宋代，统一的吐蕃王朝土崩瓦解，藏区重处于混乱状态，藏文化丧失了向外辐射的能力。与之相似，南诏也于10世纪初消亡，代之以“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等短命政权频频更迭。后来，尽管由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但南诏时代的雄风毕竟一去不复返。宋王朝更是穷于应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无力经略西南地区。“宋挥玉斧”，将纳西族先民划出了大宋版图之外。这一切，给纳西族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休养生息、独立发展的良机。这一时期，纳西族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繁荣局面，民族精神得到了弘扬。具体讲，在政治上，金沙江两岸的各个麽些部落趋向统一，并涌现出像蒙醋醋这样的首领；在经济上，农业已占据主要地位，但畜牧业依然十分发达，以农产品及畜产品为商品的商贸活动相当活跃；在文化上，麦琮始创纳西文：“禄麦传麦琮，为十六代叶，生七龄，不习而识文字。及长，旁通吐蕃百蛮诸方书。入深山食盎浆，闻云中禽语，皆谳之，盖异于人也。其族亦大矣。”^① 木公修《木氏宦谱》还称麦琮“且制本方文字”^②。虽然难以断定“本方文字”指的是象形文字“东巴文”，还是指标音

① 杨升庵：《〈木氏宦谱〉序》，载《丽江志苑》1988年第2期。

② 木公：《木氏宦谱》，见木霁弘、王可校辑《中甸县志资料汇编》1989年印行。